



官板

純正蒙求

下



米山寺
宮嶋藏書

純正蒙求卷下

新安胡炳文 撰

厚德之施。當自宗族親戚始。鄉隣賓客次之。童僕婢妾又次之。至若不奪人之財。不掩人之善。不忘人之德。不揚人之過。皆厚德也。極而濟人愛物。使動植各得所養。厚之至矣。

子平會宗。希文義田。

處宗族親戚

宋劉宰字子平。號漫堂先生。每月且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

於情意不相通。聞言入焉。今月必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牴牾者。彼此一見。亦相忘於杯酒。從容間。豈小補哉。有不至者。必再三招之。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宋范文正公嘗曰。宗族於吾。固有親踈。祖宗視之。卽皆其子孫也。且吾祖宗積德百年。而後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遂買良田數百畝。號義田。以養濟群族。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喪葬者。皆有贍。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

晏先父族。陳讓兄贊。

齊晏嬰字平仲。爲齊相。敝車羸馬。齊大夫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

宋陳子高有腴田五千。其兄田止一千。贊而貧。子高願合戶共之。人曰。以五千膏腴就貧兄。不亦卑乎。子

高曰。我一房爾。何用五千。人生飽煖之外。骨肉交驩而已。

公藝九世象山百年。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閭。唐高宗嘗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忍則睦矣。

宋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先生。累世義居。家事悉聽命于長。逐年選擇子弟。分任田疇租稅出納。厨爨賓客之事。公堂之田。僅了一歲食。家人計口打食。自辦蔬肉。私房婢僕。各自供給。以米附炊。掌爨者置曆交收。按曆給散。賓至。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每晨興。家長率子弟致恭於祖禰。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於堂。暮安置亦如之。朝廷表其門閭。其詞曰。聚族逾三千指。合爨將二百年。異時流別籍之私。存學者齊家之道。陳氏共食。孝芬給錢。

南唐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食之。有畜犬百餘。亦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

北魏崔孝芬。孝偉兄弟。孝義慈厚。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叔振亡後。孝芬等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且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有獲。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年。

疏廣散金。餘慶與祿。

西漢疏廣。父子皆爲宣帝太子師傅。辭歸。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歲餘。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者。口飲食費且盡。願丈人勸說買田宅。老人卽以閑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此金。聖主所以養老臣也。與宗族共享其賜。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唐鄭餘慶。歷事四朝。其俸祿。悉周親舊。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

姚雄

姚雄一架。伏波萬斛。

唐河中府河中縣有姚孝子莊。孝子名栖筠。栖筠已下同居二十餘世。尊長主家。子弟各任事。專一人守墳墓。早晚堂上聚食。男女各行列以坐。小兒席地。木作槽共食。衣服男女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遺其妻。妻不受納於尊長。墓林蔚然深秀。洒掃種藝甚謹。田產僅給衣食。稅賦不待催驅。未嘗一訟至官府。

東漢伏波將軍馬援字文困。嘗謂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牛馬羊至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能施賑。否則守錢虜爾。乃盡以頒昆弟故舊。

景溫樗樹。恕明榆木。

宋樊景溫。陝州人。榮恕明。雍州人。兄弟異居積年。太中祥符中。景溫家樗樹五枝并合爲一。恕明兩榆木自合。兩家感其義。遂聚居。鄉人稱其雍睦如此。

孝基還財。德裕行服。

宋張孝基。許昌士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

肖逐之。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爲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曰。得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稍自力。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孝基使管庫。馴謹無他過。孝基徐^{サト}譽之。知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厲操。爲鄉閭善士。

五代安德裕字益之。父重榮舉兵敗。乳母抱逃水濱。爲守兵所得。軍校秦習與重榮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爲子。年壯未有嗣。卽召瓊以德裕付之。因姓秦。習卒。行服三年。然後歸宗。秦氏與白金三萬兩。德裕曰。此秦氏蓄也。大丈夫當自立功名。取富貴。豈屑於他人所有乎。

呂氏鄉約。晏子卜隣。

處鄉鄰賓客

宋藍田呂氏大臨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于籍。有過及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晏子辭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

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乎。卒還其舊宅云。

西山勸懼。楊玠任侵。

宋真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長沙勸耕詩云。千金難買是鄉鄰。恩意相懼卽是親。年若少時宜敬老。家纔足後合憐貧。

後唐楊玠以工部尙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隣里所侵占。子弟欲訴于府。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基殿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李謙出粟。建中蠲緡。

北魏李士謙常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對衆焚券曰。債已了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公竭家資。設粥以濟。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子今旣知。何足爲陰德。後子孫大貴顯。

宋鄭建中。貲鏹鉅萬。城中多客舍。每大雨。則載瓦以

行。問屋漏者補之。又隆冬苦寒，蠲舍緡，乃曰：仁人之心，無所不至。晚得子名紆，官至侍郎。紆五子：長彌中，官至朝奉大夫；次則官至侍讀；次毅夫。皇祐間，大魁天下，世祿不絕。

練氏全城，彥能詣軍。

宋章洵，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任閩爲刺史，常出兵。有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練氏力救，乃免。二將後仕南城，攻建州，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并一白旗曰：吾將屠城。夫人植旗于門，吾戒士卒勿犯矣。夫人返金帛，與旗不受，曰：君幸思舊恩，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城。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不屠城。練氏子孫爲卿相者接踵。

梁常彥能，家富好施。予時，朱全忠攻淮南，過潁，潁人畏避，不敢迎。全忠怒曰：軍回當屠城。及至淮，久雨乏糧，彥能聚議曰：軍回我等無噍類，願共餉軍以紓禍。衆不從。彥能自以家貲寫作一簿，持見全忠。全忠驚且怒曰：潁亦有知來見者乎？觀其簿，點菜豆萬二千斛，謂曰：家貲吾無所用，但煮豆粥聊食吾軍耳。亟載。

以來失期亦斬。彥能先期往，全忠大喜，欲賞以官。不受。全忠曰：汝何欲？曰：穎人畏王之威，逃遁不敢出迎。幸王嘗之貸一城生聚，王曰：吾已誓師，不可變。貸汝一家可也。彥能曰：鄉人皆親舊，衆誅而獨存，不如與之俱死。全忠從之。穎人皆得免難，其後子孫皆受善報。

王陽逐婦，清獻還屋。

西漢王吉字子陽，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啖吉，吉後知之，乃逐婦。東家聞其逐婦，欲伐樹，鄰里共止之。因勸吉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伐樹，王陽逐婦，東家棗完，吉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宋趙清獻公抃，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三衢，所居甚隘，弟姪厚值易隣翁居，以廣公策。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值。趙軌落楸，劉夔餘穀。

北史趙軌爲齊州別駕，有令名。東隣有桑，楸落其家，軌拾還。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入。隋文帝令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

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宋劉吏部夔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賑鄉里。救貧者。前死數日。作遺表。以其祿賜之所餘。分之宗族。

承事糶米處士出粟

宋張忠定公泳在成都。嘗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幅巾道服。真君降階接之。且揖公坐其下。詢願詳款。似有欽嘆意。公翌日卽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以夢告。且問平日有何陰德。曰。無他長。唯禾麥熟時。以錢三萬收糶。至明年未熟時糶之。價值不增。升斗無高下。我無損。彼得濟。所急。公曰。此所以尚公也。索公裳拜之。黃後裔比比青紫。
地名二人 昆
應山二連 伯氏庶字君錫 仲氏庠字元禮 相繼登科。
昆
君錫清修孤潔當官。人號爲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爲連底凍。其父處士名舜實字輔之。歲饑出粟萬斛。損價鬻之。惠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賊窮

自歸處士愧謝厚遺遣之。

陳亢施飯朱氏散粥。

宋陳亢杭州人熙寧間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尸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尸不可紀是生郭又生度皆爲監司子孫登仕相繼。

宋朱氏爲湖州孔目官庚寅歲荒以米八百石煮粥散貧是歲生子服後爲從官。

裴禮杖僕侃母爲兒。

北齊顏之推家訓曰門不停客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闈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耻黃門裴禮之待賓客或有此輩對客杖之童僕引客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事主無別。

晉陶侃母湛氏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湛每紡績資給之使結交勝己鄱陽孝廉范逵寓侃宿時大雪湛氏自撤所卧新薦剉給其馬又截髮賣隣人買殺饌以供逵聞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兒侃竟以功名高顯。

元王設醴潞公呈詞。

漢楚元王交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常為設醴。及
戊王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醴酒不設。王之
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宋文潞公彥博。伊洛人。伊川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
會客。伊川以見任。故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參。呈樂詞
曲語。先生訝曰。不須呈看。樂人覆曰。昨日太師鈞旨。
明日請待講。詞曲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

呂不後到。卻有先知。

宋呂文穆公赴人飲食約。未嘗後到。曰。使主人望望
然而客不至。吾不忍也。

宋王正甫約康節吳處厚王平甫會飲。康節辭以疾。
明日謂正甫曰。某辭有故。介甫行新法。處厚每議之。
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面罵之。亦不堪矣。所以辭。正
甫曰。料事當如此。昨處厚毀介甫。平甫作色。某解之
甚苦。夫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一飯之間。其謹如
此。

叔巽免怨。魏公託辭。

宋崇寧中。叔巽省滎陽公於符籬。有故人遇之甚薄。

叔巽故人
叔巽

及行來名飯。叔異欲往。或尼之曰：此人相薄，何必赴。
叔異曰：不欲與人生睚眦之怨。

宋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年最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數以公事辭，終不失和氣。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公爲介也。

胡家戒打陶子善遇。

御童僕婢妾

宋胡彥時處家有法，子弟不得自打僮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告之，尊長爲之行譴。

晉處士陶潛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且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劉寬汚衣文烈市米。

東漢劉寬字文饒，無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捧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

齊房文烈未嘗嗔怒。霖雨糧絕，遣婢糶米，婢因逃竄，三四日方得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

捶撻。

嘉會斥僮。乖崖嫁婢。

宋丁嘉會御家有法。一日小蒼頭至前。腰係紅巾。嘉會卽斥逐之。人或謂其褊。嘉會曰。不然。此本村僮。衣不蔽體。俄事文飾。長此慾心。乃便忘其本。斥之乃所以愛之。亦易所謂閑有家之意。

宋張乖崖知益州日。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待巾幘。自此官稍稍置姬屬。公在任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仍處女也。

甄僕不勝。蓋婢求去。

甄琛舉進士入都。積歲好奕棋。通夜令奴執燭。奴睡。甄頓加杖責。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讀書執燭。不敢逃罪。乃圍棋日夜不止。豈是向京之意。肆加杖罰。不亦理。甄悵然慚感。遂假書研習。

蓋巨源爲縣令。因買羅於公廳。手自開度。其侍婢屏間窺之。恚曰。不意今日乃服事一羅絹牙郎。因求去。不肯留。

樂羊金餅。林積珠囊。

不奪人之財

東漢樂羊子得遺金一餅於路以與妻。妻曰。妾聞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慙。捐金於野。

宋林積少入京。至蔡州。卧旅邸。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有錦囊。實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曰。一巨商。林曰。吾故人也。或再至今。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於壁。曰。某年某月某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欲取珠已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曰。珠俱在。不可但取。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堅不受。商不能強。作大齋爲林祈福。林後登第。至中大夫。子爲吏部。

白公衛合。鄭氏掩墻。

吉五十一

白中令應舉未第。詣葫蘆先生問命。不許。試日見婦人携女奴。挈榼闌中行。力倦至門闌。門闌失所在。榼留在闌。公以牒衛合。遂趨試。不及。日晏。婦號泣來詰。

之反袂拭面曰夫犯刑憲罪按已周有能救護者欲所蓄寶帶今已失去不免極刑矣公備認物主不謬竟以還之翌日葫蘆遇公驚曰向相過邪來年及第位極人臣必近種陰德公匿而不言

唐李敬讓母鄭氏身訓諸子貧時治墻得百錢僮婢奪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况無妄而得乎亟命閉坎敬讓後官至太子少保

裴度授帶文正還方

唐裴度狀貌小相者曰公不至相必餓死他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致緹繆於欄楯祈祝而去度知其遺也收取以待詰旦婦人奔泣曰阿父無罪係獄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失去矣禍無所逃度卽以授之婦人拜泣請留一度不受尋遇相者曰君神色頓異必有陰功前途萬里位極人臣

宋范文正貧時嘗與一術者善會術者病篤與文正曰吾善煉水銀成白金吾兒幼不足付今以付子卽以方與白金一斤封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卒後十餘年文正呼術者之子出其方并白金

與之封識宛然。

彬不復戒。宿未可量。

南史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及贖還。苧中得金五兩。彬送還寺。寺僧驚以金半酌之。往復十餘里。彬堅不受。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祚。以彬爲益州刺史。將行。同列五人。皆戒以廉貞。至彬獨曰。卿有還金之美。不復相戒。彬由此名德益彰。

宋胡宿謚文恭公。嘗與一術者善。其人將死。謂公曰。吾有秘術。能化瓦石成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所欲也。其人嘆曰。子之志未可量也。

龐統稱述謝眺獎子。

不掩人之善。

蜀龐統字士元。於人多所稱述。每曰。當今雅道陵夷。善少惡多。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不美其談。則聲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

南史謝眺好獎予人才。孔闔有材筆。未爲時知。孔珪令草讓表。眺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宜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楊敬贈詩。鄭莊執禮。

唐楊敬祭酒。嘗贈項斯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項斯由是四方知名。

西漢鄭當時字莊。喜推士。爲大司農。客至無貴賤。執賓主禮。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常引以爲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惟恐緩。

韓琦稱人。陳瓘抑已。

宋韓魏公琦。聞人有小善。卽稱之曰。琦不及也。

宋陳忠肅公瓘。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儆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卽譽美傳揚。自抑以爲已不能。

司馬錄善。歐陽美詞。

宋司馬溫公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筆數枝。常置坐間。苟有片善。隨手錄之。字皆端謹。率以爲常。

宋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公知陳州。歐陽自顛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爲相。換觀文。歐陽當草制。陳謂必不得美詞。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王隨奏石趙玉負琦。

不忘人之德

宋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家貧。通人飯錢。執而入縣。石務均父爲縣吏。償錢又飯之。館於其家。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一日因事敗。文潞公爲縣捕之甚急。往投王。王已爲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鎰銀。至縣葬務均母。事少解。尋而王爲參知政事。奏務均練使。務均亦改行自脩。以此知王公長者。不忘一飯之恩如此。

五代趙玉。幽薊之義士也。客呂衮門下。劉守光破滄州。族呂衮家。衮子琦年十四。玉負之逃。丐衣食以資之。後仕晉至兵部。玉每遇疾。琦親自扶持。供其醫藥。

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王子文度甚幼，琦篤訓逮其成人，薦於知貢舉，遂擢第出官。議者謂非玉之義，不能存呂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之孤。仁與義，二公得之矣。

朱暉賑友無已事師。

朱暉與同縣張湛爲友。湛執暉臂曰：欲以妻子託公。湛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給之，曰：湛常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其心矣。

宋陳無已名師道，號后山先生，有妾薄命，蓋爲曾南豐作，乃以自表，見其不更他師也。詩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樓讓共食，成子隔居。

漢樓讓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讓，讓身與呂公共食，妻與呂姬同食，及讓家居，妻子頗厭之，讓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孔叢子曰。郗成子自魯聘于晉。過衛石宰穀。止而觴之。陳樂不作。酒畢。送之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衛其亂乎。行三十里。聞衛亂。石宰穀死之。成子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王達救主。延嗣卹孤。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頗親信之。旣而應募爲兵。會曇以子學妖術。械繫臺獄。獄急。親友無敢訪問者。達且夕給飲食。候信聞者。四十餘日。曇貶溫州別駕。諸子流嶺南。達哀送。防者遏之。達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家人皆辭去曰。我不從君之異鄉也。曇數日感恚。自縊死。達使母守曇尸。出爲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流涕。殯於城南佛舍而後去。

宋趙鄰爲太宗時知制誥。卒無子。三女皆幼。無田宅。僕趙延嗣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十餘年。三女逮長。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訪舍

人故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且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交。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卽迎三女歸京。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

思永金釧齊賢銀器。

不揚人之過。

宋彭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資。但金釧數隻。旅舍衆客請出釧爲玩。一墜客袖。公見不言。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無失也。將去。客揖舉手而釧墜。衆服公之量。宋張齊賢字師亮。謚文定公。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

于懷。公熟視不問。後爲相。門下厮役。徃徃得班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相公獨遺某何也。公憫然曰。我欲不言。汝必怨我。爾憶盜吾銀器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爾亦不我知。吾今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旣發爾事。汝且愧不可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慎言焚書。文靖封啓。

宋方慎言爲待御史。丁謂貶。遣慎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于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宋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重鎮。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世。附已。胡秘監且謫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去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政非材謝病。復拜尙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警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耶。亦遭遇爾。乘人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况又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且不得復用。

趙君辨誣。范公叙契。

宋趙槩字叔平。厚德長者。未嘗言人之短。與歐陽公同制誥。同秉政。及歐陽公被謗。公默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勅以保之。歐陽公終不知。

宋范純仁字堯夫。帥慶陽。總管种詒無故訟公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詒停任。公罷帥。後公爲樞密。詒尙停。公薦爲永興軍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訴。寧論事曲直邪。

蒙正不聞宗謬自蔽。

宋呂蒙正字聖功拜參政有朝士簾下指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若不聞同列爭欲詰其姓名公曰既知之終身不能忘不如不知

宋李翰林宗謬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途偶值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爲公子遽呵辱之後每見此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愧

白裘萬丈杜厦千間

濟人愛物

唐白樂天新製布裘詩云安得萬丈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春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有詩云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惟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饑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唐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觀二公之詩子美能苦身以利人樂天推身以利人二公之心亦仁矣哉

敏中緩獄淡成活寃

宋向敏中字常之。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家求宿。主人不許。因寢門外。夜有盜携一婦人及囊衣出。僧念本強求宿。今有盜。必謂我矣。遂亡去。忽墮管井。婦人已殺在井。明日主人搜訪得之。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俱亡。恐覺。遂殺匿之。偶亦墜井。賊在井畔。不知何人取去。獄成。府亦不疑。敏中引僧詰問數四。但云。宿負此人死爾。固問。乃以實對。因緩獄。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獄何如。吏詒曰。皆死矣。嫗嘆息曰。今獲賊何如。曰。雖獲亦不問矣。嫗曰。然則言之無傷。此乃某村某甲少年所爲。并指示其舍。吏就掩捕。按問具服。并得其賊。一府咸以公爲神。

宋錢若水字淡成。爲同州推官時。有富家女奴逃亡。其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其父子殺女奴。棄屍水中。富民不勝捶楚。自誣服。州官審覆無異。若水留獄旬日。錄事訴曰。若受錢耶。若水嘆謝曰。今數人當死。豈不可少宿留熟視。

獄辭耶。密訪得女奴。送于知州。引富民父子。破枷縱之。其人號泣曰。向使非使君。某族滅矣。知州曰。乃推官也。其人詣若水廳。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其人繞墻哭。傾貲餽僧。爲若水祈福。太宗聞之。驟加進擢。

王惡鍛鍊。雋有平反。

宋韓魏公別錄云。內官王昭明。絕不類內官。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事深治之。令蘇安世鞫。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昭明時爲監勘官。正色曰。止。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耳。鍛鍊何等語也。歐陽遂得脫。

西漢雋不疑字曼卿。漢書作倩。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萬人。不疑多所平反。母笑喜爲飲食。言語異他時。或云亡所出。母怒不食。以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薛奎與俸。曾布償錢。

宋薛簡肅公奎。知益州。婦訟其子不孝。詰曰。貧無以養。奎出俸錢與之。

宋曾魯公布遊京師。舍市側。聞傍舍泣聲甚悲。詰朝問之。旁舍生色。媿言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急。家無以償。謀鬻女于商。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所以泣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愛弛色衰。則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生日。已書券納直矣。公曰。償其直。索其券。不可。訴于官。卽與錢四十萬。生如命。約後三日。俟吾水西門外。至期。携女以往。公之舟已行三日矣。

允則湖南富弼河北

宋李允則知潭州。會湖南饑。欲先發官廩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曰。須報逾月。則饑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饑。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不可。允則願以家貲爲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

宋富鄭公弼爲樞密使。坐石守道。謗知青州。會河北大水。流民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民粟。爲區畫處境內。室廬飲食醫藥悉備。從之者如歸市。有云。此非處疑彌謗。禍且不測。公曰。吾豈可不以一身易六七十萬人之命哉。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始皆

襁負而歸。皆公所活也。於是讒者畏服。知不可撓。疑亦浸釋。公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偶活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舜民嘗刻石紀其事。

楊告桑價。遵路薪直。

宋楊告除京西轉運使。時屬歲饑。所至發公廩。又募富民出粟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價。以給酒官。由是獲濟者甚衆。

宋吳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幾萬貫。遣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抹薪芻。賣之官。以糴官米。冬雪卽以元價易薪。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益蔬。日與飯三俵。有疾者給之藥。願歸者具舟。爲續食。與之。是歲諸郡多轉死。通民不知凶歲。故愛之。父母若也。范文正公安撫浙淮。上公治狀。頒下諸郡。

堯叟刻方。辛公救疫。

宋陳堯叟嘗爲廣西轉運使。俗有病不服藥。惟禱神。公乃集驗方刻石。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泉。公植木道旁。鑿井置亭。至今爲利。

隋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一人病。舉家避之。病者多死。公命輿至廳事。暑月疫或數百。公捐俸辦醫藥。躬自省問。晝夜不置。病愈。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吾死久矣。衆皆慚謝。其後有病者。欲求就使君。親戚固留養之。此風遂盡變焉。

查道傾楮。希文撤席。

宋查道初赴舉。貧甚。親戚哀錢三萬遺之。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將鬻女以辦。公傾楮與之。又爲嫁其女。又嘗有僚倅女爲人婢。公贖之。嫁於

士。

宋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登樓置酒。忽見衰經數人。營理喪事。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棺槨皆未具。公慨然撤燕席給之。客感嘆有泣下者。

邦美還妾。文通奪倡。

宋時邦美父年六十四。母年四十餘。未有子。母告其父曰。我有白金百兩。可携至蜀置妾。爲身後計。父至成都。得一女。甚端嚴。詰其家世。女泣曰。父都下人。爲州官掾。病卒。喪不能歸。鬻我辦裝耳。父惻然携金訪

其母以助其行。與同至都下方辭歸。未幾妻自有孕。夢數人昇衣金紫。子卽于堂。及且邦美生。後爲狀元。仕至吏部。

宋沈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貧不能葬者葬之。孤女不能嫁者嫁之。以數百計。倡優有奪良家女爲已子者。奪之歸其父母。

馬公廢井。乖崖植桑。

宋馬公爲山西轉運使。州塩井歲泉涸。而官督所負。繫捕數百人。公盡釋所繫。而廢其井。除所逋二百餘萬。

宋張忠定公令崇陽時。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後果權茶稅。諸縣皆失業。而崇陽桑已成。歲爲絹百萬。

順昌字俞。泉州名方。

宋俞備字仲寬。宰劍之順昌。閩俗育子。過二三則溺之。公捐俸置酒。親酌父老。出戒殺子文。俾出勸其鄉人。歲月間所活一千計。生子多以俞爲字。後因事過其邑。小兒數百迎于郊。

宋方慎言知泉州。歲饑，發廩以貸，恤其鰥寡孤獨，至生子以方名者。

莘老移費，胡則代償。

宋孫莘老知福州，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民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所以施錢者何也？」曰：「求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孰若移其費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以輸官，囹圄遂空。」

宋胡則提舉銅銀場，監鑄錢，得匿銅數千萬斤，吏懼

且死，則曰：「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命，止籍爲羨餘，在福州時，蜀儒龍昌期欠錢一萬，公出俸代償之。」

秦穆亡馬，楚惠吞蛭。

秦穆公亡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捕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不飲酒傷人，乃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聞秦擊晉，皆求從，虜晉君而歸。」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遂吞之，腹有疾不能食，令尹入問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遣之而不行其罪，是

廢法而威不立也。行誅則庖宰監食者皆當死。心又不忍。遂吞之。令尹再拜曰。王有仁德。病不爲傷。是夕卧後而蛭出。心腸之積皆愈。

居翰改詔。國華稱疾。

五代張居翰。同光中爲樞密。僞蜀王衍旣降。詔遷其族於洛陽。關東亂。莊宗慮衍爲變。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誅戮。已經印署。居翰在密地。措去行字。改爲家字。遂止族。其近屬僞官。從行尚千餘。皆免。

宋曹彬字國華。謚武惠王。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公曰。余病非藥可愈。愿諸君共發誠心。誓不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焚香自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安堵如故。

子駿福星。西山活佛。

宋鮮于侁字子駿。景祐初除利漕。上曰。鮮于侁定利路役書。可爲諸路法。移京東漕。温公曰。東土民不聊生。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下之天下乎。

宋真西山先生知泉州。視民舒慘。猶已休戚。苟有毫髮可以及人。不敢不盡其力。其去也。邦人爲公立生

祠有詩云。西方又出一活佛。南極今添兩壽星。
韓通收骸。劉恕瘞骨。

宋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
遺骸滿野。通悉收瘞爲萬人塚。

宋劉恕溫叟中丞。常令其子市藥。藥有天靈。恕問此
何從而產。對以人骨。卽命瘞於郊外。

徐積避蟻。蘇軾放魚。

宋節孝徐先生積。自少戒殺。見聚蟻惕然。惟恐傷之。
宋蘇東坡云。吾少不喜殺牲。近年始不殺猪羊。然性

嗜蠚蛤。自去年脫獄。遂不殺一物。餉蠚蛤者。放之江
中。雖無活理。亦愈煎烹。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
厨。不復以口體故。使有生之類受怖苦耳。又曰。今日
得鯉魚。長尺有咫。雖困亦微動。乃置小甕中。俟其死
則食。生則放之。

子方馬老。魯恭雉馴。

魏田子方出見老馬于野。問曰。此何馬也。御者曰。故
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爲用。故出放之。子方曰。少盡其
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歸。

心焉。

東漢魯恭爲中牟令。蝗不入境。河南尹袁安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兒曰。雉方將雛。親矍然而起曰。蝗不犯境。一異也。化及禽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

曹王墻壁。景洪倉廩。

宋曹武惠王彬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所居堂壁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太冬。虫蟄。墻壁瓦石間。不可傷其生。

五代劉景洪。世積善號長者。景洪造倉困。方籊眼扉。容鳥雀入食。出入頻。頂毛多脫。人見雀頂無毛者。皆謂劉家雀。

濂溪窻草。伊川柳枝。

宋濂溪周先生窻外草皆不鋤去。曰。與自家意思一

以格言日陳於前。凡三百年。而胡先生始追其意。爲純正蒙求。潢故讀而好之。然後世非無格言。蒙不能無弗正焉。豈非志應之難。而能喻諸人者鮮乎。是故唯中養中。唯正養正。易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此之謂也。嘉靖十有六年三月。旣望。後學婺源潘潢謹書于筠州行省。

文化元年刊

宮嶋藏書

